

HEIDONGYOUYOU

陈所巨 著

黑洞

陈所巨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所巨 著

黑洞

陈所巨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洞幽幽/陈所巨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5354-2374-4

I. 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331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4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829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要是你认识了你自己，你就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要是你发现了一个可供灵魂进出的洞口，你就可以随意地进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我是你，你是你，他也是……

1

一片鹅毛状的黑暗，渐渐展开，那展开是缓慢的，也是迅速的。微小而巨大的弥漫，全方位地扩张着，你阻止不住，谁也阻止不住。整个都黑下来了，黑得透彻、沉重，黑得让你无言以对。是自然现象，还是心理现象？你弄不明白。你只是感觉。你相信你的感觉是灵敏的、快捷的。黑暗在饱和之后，压力加大，那也是感觉，温度也在升高，然后就是一次无边无际的大爆炸。那是惊天动地彻头彻尾的大爆炸，或许就是宇宙形成之初的大爆炸吧？一定是。

一次痛快淋漓的解脱，弄不清是以生理、心理或是灵魂的方式。一种不复存在灰飞烟灭干干净净的解脱，你想不到竟然会如此的彻底。你周围的一切不复存在，甚至你自己都不复存在。你生活和生存的那个空间，那间房子，那房子的屋顶和站立在四周的墙壁，突然间就消失了，灰飞烟灭了。有一刹那的光亮涌进来，像突然

抽掉闸门，从四周涌进来的水。一切都不存在，一切似乎本来就不存在。房子、墙壁、循规蹈矩的禁锢，自然的或者人为的一切，从古到今的一切，都在猛然的膨化之中坍塌了，消失了。

你悬浮着，就像悬浮在茫茫宇宙空间的一颗星。你想起来，你本来就悬浮在生活和社会之中，悬浮在可怜的那一点希望和欲望之中，这或许就叫人生信念。

你曾经想过：这个地球上要是不曾有过人类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当然是毫无影响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人类的存在和所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人类的存在和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文明又有什么价值？你恍恍惚惚地怀疑过，那怀疑让你吃惊，怎么会这样想？

你曾经不止一次打开心的门窗，在那片混沌的黑暗中大声发问：我是谁——，而终于听不到回答。你明明知道没人回答你。就本质而言，你就是孤独的，沧海一粟，每个人都这样。你是谁？谁也不是。你是一种简单而又复杂的存在，是一个人或多个人的依附和集结，是一种或多种意念、思想或特异功能。

你真的就是多个人，一个现在的你自己，一个大约处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某个孩子，一个更早一些的后来皈依佛门的潇洒的豪门公子，一个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历史区间的丑陋的人……帝王或是平民，愚者或是智者，良善者或邪恶者，健全者或畸形者，总之，你被许多人纠缠着，你是许多灵魂的载体或寄居地。你知道这或许

是病态，是精神范畴的患者。而你没有拒绝这种外来或是内在的隐形的病态的纠缠。你只是觉得很想或渴望说话，说那种既是自己又绝非自己的要说的话。

你有时十分惧怕，惧怕那种有可能存在或毫无存在可能的隐形的魔幻的东西，或者说惧怕你自己。人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自己！人类和你自己的虚伪、凶残、狠毒、肮脏，总让你恶心。但是你依然无法驾驭和摒弃。你试着适应，但也只能是貌合神离。而你现在觉得轻松了，解脱了，甚至有了那种被消灭了的痛快。你不知道这种灰飞烟灭的感觉是如何造成的。是梦幻，死亡，还是某种思维或精神的错乱？你不去管他，因为没有必要。你就沿着这种感觉走，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人生更多的时候是跟着感觉走的，感觉是最好的向导。于是你获得很多，很多那种让你惧怕和困惑的东西。

你在沙滩上行走，狭长的望不见尽头的白色的沙滩，你的左边是大海，右边是陆地，大海无时无刻都想冲上陆地，而陆地又总在以它独特的方式，走进大海。你夹在它们中间，你是要走进大海，还是走向陆地呢？你茫无目的，这时候的你显得呆滞。你渴望得到提示或暗示，无论来自天地，或是父母，或是其他，那提示或暗示对于你都是必要和重要的。你就一直这样走下去么？

你记得你在时间之中，时间像空气一样充斥一切。而对于你，对于所有人和随便某一个人，时间都是有限的，十分有限。于是时间就显得珍贵，就在很多时候被

人们珍惜。但在偶尔的一些时候，时间竟然显得毫无必要，像一堆散发着腐败气味的垃圾。从那一刻开始，从你无可挽回地失去一切的那个瞬间开始，时间也就灰飞烟灭了。这让你突然跌进寂静之中，这让你体味和感受到失去时间同样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错误往往就从这里开始，而且让根越扎越深。

你突然地从梦的边缘跌下来，跌进深渊，你同时听见一声发自你肺腑深处的让人胆战心惊的痛苦的呼喊：我是谁——

2

你明明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这是你看见的，那画面在你面前，你一辈子也洗刷不掉。

都是墙壁上的那个小洞惹的祸。你有时候觉得不公平，为什么要有那样一个小洞，为什么要让你看见？

那是座老宅子，说是已经有一百年了。一百年的痕迹都写在老宅子的脸上，疲劳而满处污垢。老宅的外墙是那种烧制得很好的青灰色的分砖砌的空心灌土墙，那薄薄的三分厚的青砖活像一块块当地的特产黑芝麻胶切，一种很甜很脆很香的糖块。砖缝用石灰勾出细细的白线条，很好看。屋顶上盖着同样青灰色的薄薄的弧面

形的小瓦，同样烧制得很好。那瓦有仰瓦和扣瓦两种，仰瓦凹面向上，一层层叠压着盖在肋骨一样平行排列的杉木椽子上，扣瓦凹面向下，就盖在两排仰瓦的交接处。层次分明，各行其是，似乎也是艺术，建筑艺术。

老宅里面的整个结构是穿枋梁柱，每间房子再用篦篱隔墙隔开，就是在竹编的篦篱上抹上草筋泥的那种。你觉得这样的结构很精巧。这是一个窠，一个巨大的鸟的窠，你就是在这个窠里，由一只粉白色的蛋孵化出来的。那长着金黄色绒毛的你的童年，整个儿就在这老宅里面。你的很多的时光就在那张说是枣红实际是乌黑的木座子床上。尤其是冬天里的长夜，那床就既是你的乐园，也是你的牢狱。

老宅子里最初当然是一家人了。而今已过了几代，差点就要出五服了，所以那篦篱隔开的实际是一户户并不相干的人家。时间久了，草筋泥脱落，就有个小洞露出来。那是你的另一只眼睛，另一个你可以看见的世界。小洞朝你这边大些，朝隔壁小些，没被人家发现，或是发现了而没堵上，觉得没什么秘密会被窥视。如是你看见了人家的生活，看见了后来被称作隐私的一些东西。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应该，那是熟视无睹的日子。就像天上有云、地里长草一样司空见惯。

隔壁先前住着三爷，是个几乎双目失明的老爷子，三奶早死了。后来，你不记得是哪一天，你的秘密的视野变化了。那里阳光灿烂，遍地鲜花。那种你不甚了解但偶尔也引起些莫名其妙感觉的青春本能的亲昵和狂

热，让你目瞪口呆。你后来知道那是进入伊甸园了。你的目光被吸引，被粘住，你的好奇心深深地陷入那个漩涡和泥沼之中。

你经过的是一段时光隧道，是人生之初的一处黑洞。

你看见的是白色的肉体交缠在酷烈的翻腾之中，那表情如醉如痴，近乎死亡。你觉得很有趣，但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你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不要脸，他们在操，看人家操一生都倒霉。”那个比你大的男孩告诉你。

你就知道了那就叫“操”，而那“一生都倒霉”的符咒，也就开始在你身上生效。

你猛然地觉得那是一种美，像欣赏一朵鲜花开放一样，虽然听别人说的那种事是丑恶。

隔壁的小夫妻，瞎眼三爷的儿子和儿媳，总在重复他们的表演，乐此不疲。晚上弄出些奇奇怪怪的声音，那声音像小老鼠一样从小洞里钻进来，然后小蚂蚁一样爬满你的神经末梢。白天，大都是阴雨天气，不干活的时候，他们就那样心甘情愿默契的操得有声有色。男人的那个被你称作“打杵”的东西，女人的春天一样白嫩的奶和藏在大腿窝里的黑洞，原来是有许多用处的。你因此在后来就觉得这世界本来就有生着那么多既丑又美、既恶心又神圣的东西。而你从那时候就开始倒霉了。

后来大约在三十年以后，九灵山上的老道人才告诉你：本来你是有好运的，只是在小时候被男女间的污秽冲了灵气。他甚至可以一点不差地复述你当时视野里的景象，他说你是从一个黑洞钻进人家新房里的。你很害怕，在那样的奇人面前，有赤裸裸的被剥光的感觉。

那个女人让你有着莫名的亲切感，好像她就是你的女人，好像那个赤裸裸地抱着她，进入她的身体的不是那个叫“狗子”的她的丈夫，而是你。你进入过她，进入过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女人与你究竟有什么缘分？若是有缘，为什么仅只让你看见，若是无缘，又为什么让你看见？你在恍恍惚惚中认定她就是你的女人，但无法弄清楚是在过去、现在、未来。

春天，种子发芽了，那白白的发了芽的旱芋的种子，被人们秧到地里去。你发现你的女人的肚子凸起来，不是你发现的，是你听见人们的窃窃私语，说是：“有了”。你当然不懂，也可以说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什么。别人说的和你揣摩着知道的似乎都讳莫如深。那块经过男人辛勤耕耘过的土地，种子正在静静地发芽。你觉得那女人似乎白胖了些，慵懒了些。一切都很正常，一切就这样告诉人们：其实什么都很简单。你似乎是在同情什么人，是同情那个男人，还是那个女人呢？

从小洞里传来一声尖叫，不是平时的那种陶醉的到达极致的叫，而是突然受到惊吓的尖叫。女人从刚刚爬上去的床上滚下来，男人掀开被单，从里面抓住了什么，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并很快地走出门去，显得有些

惊慌。门外就有了惊诧的说话声：“呀，蛇，白蛇！”真可怕，从床上抓住条白蛇！一个白头发老年人急匆匆地赶来，说：“家蛇，可不能打呀！”但那时，那条蛇已经被壮实有力的狗子用锄头剁成几段了。白发老人摇头惋惜。

有家蛇那种东西吗？家蛇也是蛇，为什么不能打，见蛇不打是恶人耶。母亲后来说：“家蛇是一个人的生魂，打死了，那个人不久就要死了。人们猜测，瞎眼三爷是不是不久于人世了。

铁匠到村里来打铁，两个人，一个师傅，四十多岁，一个是他的徒弟。就在村头大路口的那棵老枫树下的那片树阴里支起炉子，安好那个带有一只尖溜溜的犄角的黑色的铁砧。不一会，风箱里呼呼鼓出的风将炉膛里的火苗吹起来，铁砧被叮叮当当敲响。徒弟抡大锤，师父一手拿着铁钳，夹着那块刚从炉膛里取出来的烧得通红的铁，一手拎个小锤，跟徒弟一递一下地往那铁块上敲。敲出了很美的力的节奏。两个男人都赤着上身，穿条齐膝盖的宽腿裤子。胸和臂上随着那节奏，凸起一处一处酱红色的劲疙瘩。

你正在那儿玩，拣那些冷却了的乌亮的铁屎。她来了，拿来几件生了锈的旧菜刀、旧锄头什么的，让铁匠打几件新的。然后，就坐在旁边的一只小矮凳上，喊你过来与她说话。你越发感觉到她的亲切了，有些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手，她也就让你拉着，并用拇指轻轻地在

你手背上抚摸。你告诉她，你的床与她的床就隔壁，晚上睡觉头对头，你说你看见了……

没等你说出看见什么，她就笑着说：“看见瓦缝里的星星，是不是？”你只好点点头。按辈分，她是你的嫂子，而你觉得她是你的女人。就在她抚摸你的手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颤抖。她拉你倚在她的怀里，你觉得背后很柔软，热乎乎的。你转过身来面对她，发现她眼睛里游弋着的那颗雪亮的星。你同时闻见她头发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青草的香味儿。这时候你觉得她像母亲。

后来她走了，你看见她由于肚子大了而显得笨拙的腰和肥大的屁股。你发现铁匠师徒也在看她，当然是在看她的屁股了。你心里涌出一丝同情，但好像不是同情她，也不是同情铁匠。你好久都在回味她的气味，就像回味某种古老的风俗。你竟然发现手中的一颗铁屎很像她的样子。那颗铁屎你便一直留着，直到她死后很久。后来，你回忆这些的时候，就觉得好笑，就觉得自己真是天生的情种，天生的好色之徒。



秋天，枫树落叶了。她的肚子似乎已经大到极限，你从小洞里看见，就像一座圆溜溜的山峰。狗子常用手轻轻摸那山峰，还将耳朵贴上去听，这引起了你最初的醋意，并因此讨厌他。

她有时在床边坐着，有时躺在床上。你发现，来他们家的亲戚多了起来。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你被她

疼痛的呻吟声惊醒，从小洞里看见她痛苦的样子。很快有人进来了，是接生婆。接生婆脱掉她的裤子，在她的肚子上轻轻地按着揉着。然后让她坐起来，坐到床沿上，将她的两腿分开。过了一会儿，又让她躺下。

狗子不在，乡下女人生孩子是不让男人看的。有几个女人围着，是他们的亲戚。中午，她的呻吟声变成呼喊声，一声声都撕在你的心上，你禁不住流泪了。而此时，一个巴掌拍在你的屁股上，你的见不得人的丑恶暴露了。母亲十分生气，第一次打了你。而她自己也哭了，边哭边说你怎么这样没出息，不争气！

下午，你不敢再看了。晚上，她的近乎绝望的喊声，让你心如油煎。第二天早上，你到她家去，你是男孩子，人家不让你进产妇的门。但你看见一个男人进去了，那是村里唯一的兽医兼人医兼割猪卵子的麻二叔。他屁股后面照例吊着那个满是油污的皮套子，套子里是几把阉猪用的锋利的小刀。不大一会，麻二出来了，脸是阴沉的，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女人们渐渐就有些哭声。

晚上，母亲不让你再睡那张床，怕你被血腥熏了。她强迫你在另一张床上睡下。你见到隔壁家的女人了，她白白胖胖的，很美丽。她让你偎在她的怀里，拉着你的手，微笑着看你，就是不说话。忽然，她猛地推开你，脱身要走了，你看见她竟然一丝不挂，大腿内侧淋漓着鲜红的水血……你惊醒了，是梦。你听见隔壁传来嚎啕的哭声，女人拉长声的悠扬的哭声和狗子嘶哑的悲

恸声此起彼伏。你坐起来，坐在床上大哭。母亲假装熟睡，就让你哭去。但你知道，母亲是醒着的。

你想起看见的狗子从床上捉走的那条白色的蛇，原来就是白白胖胖的女人的灵魂，那条蛇被打死了，她的灵魂就也被打死了。蛇真的是人的灵魂吗？灵魂就真的携带了那样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吗？母亲惊异地看着你，说你突然之间就长大了。你真的长大了吗？你将一团泥巴揉得烂熟，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竿篱墙上的那个小洞堵起来，堵得严严实实。因为你已经不再需要窥视那样的人类原罪的冲动和所携带的罪恶了。

女人的坟头长出密密的浅草之后，又一个女人来到狗子的床上。他们同样在夜里弄出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在阴雨天的白昼，认真地操得有声有色，新来的女人在激动时总哼哼唧唧地问：“你操过她，是不是跟我一样？”但这些一点儿也引不起你的兴趣，反而让你烦躁和恶心。

3

夜来香酒店，名字既俗气又普通。或是周围有不少花木不时地透送来一缕缕幽香的缘故。但店主取名的时候，无疑还带有一种让人想入非非、蠢蠢欲动的意思。

灯红酒绿，薰风醉人。几个衣着华丽的小姐，偶尔从那些九曲回廊式的一排豪华包厢里进进出出。秀色可餐，古人也如此灯红酒绿过，也如此在无限奢华中醉生梦死过？当欲望已经彻底裸露，不加掩饰，毫无顾忌的时候，人与一般的动物就已经没有太多区别了。

你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在一张造型别致的小方桌旁边独自喝酒。你第一次来到这家酒店，不认识谁，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你，这样倒好，越是陌生的地方就越适合你的心情。整天在那种熟悉你的目光里，你认为不自在，好像被众多的人监视了似的。你执意要服务生将窗边的那盆正在开花的米兰搬到你的桌上，是想闻闻花香吗？其实你的嗅觉减退了许多，花香对于你可有可无。许多年了，你一直就觉得米兰的香气很像你拣铁屎时，在老枫树边闻见的女人身上和头发上散发的气味。这证明你一直在想着她，童年的记忆真是顽固，你不是刻意要留下，而是你根本抹除不了，包括那条白色的蛇。

你追寻过人类的原罪，因此进入过伊甸园。

你看见蛇正在引诱夏娃，让她偷吃智慧果树上的熟透了的果实。说“引诱”未免太冤枉蛇了。因为蛇只是好心地向夏娃介绍：吃了智慧果就能得到与上帝同等的智慧。因为在伊甸园里，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夏娃摘了智慧果，与亚当一起分吃了。女人当然不会忘记随时随地需要和拥有一个男人。蛇没吃智慧果，她胆子太小，惧怕上帝的惩罚。吃了智慧果，亚当和夏娃突然羞

耻起来，都用双手遮住私处，忙着跑去寻找蔽体的东西。他们原先一直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的。

上帝看见不再赤身裸体，而是用树叶和藤条遮身的亚当和夏娃，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严厉地责备他们。夏娃就指着蛇说：“是她骗了我，让我吃的。”上帝大怒，就将亚当、夏娃罚到人间，去接受永无尽期的劳累、贫穷、病痛、伤害，以及意想不到的苦难的折磨。人类的始祖就这样将原罪带向世世代代。

蛇遭到的惩罚无疑更重，她同样被罚到人间，样子被扭曲，变得异常丑陋，她原来可是十分美丽的。而且，永远不许直起身子，只可用肚皮走路。

吃了智慧果，人已经像上帝一样聪明了，还有什么人所不能的呢？人利用高度发达的智慧，不时地叩响伊甸园的大门，要求重返家园。人是有可能重返伊甸园的，而蛇却回归无望。蛇因此十分痛恨人类，毕竟有恩于人，人却在上帝面前出卖了她，来到人间之后又把她这位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蛇唯一庆幸的是没有向人类吐露生命果树的信息：吃了生命果，就可以与上帝同寿。要不，现在所有人都是上帝了。但人是多么狡猾的东西，他们能不知道生命果树的信息吗？

你是不是也曾经坐在智慧果树下，同你的夏娃在一起，就那样赤身裸体？你是不是也在蛇的引诱下偷尝禁果了呢？你没有忘记冬天里的那些铁画一样坚硬地映衬在夜空的落叶乔木，也没有忘记三月里的金黄色的油菜花。那是一个特别的庆典，也是一段深刻的记忆。